

# 週末劇場

琳琳

日子又來到週末。芸芸下了課回來就一直很忙，我總覺得她在虛張聲勢。

「喂！琳琳，晚上出不出去？」她看到我靜坐桌前就如此問著我。「爲什不出去？」她可以聽出我聲音有著怒意一怪她不該貓哭老鼠假慈悲。哼！交了一個瘦得像根竹竿的男朋友，就盛氣凌人。別瞧低了人，送我還嫌累贅。（當然不能給她聽到，或則又得冷戰兩三天。）

芸芸明知我不想交男朋友（我常說男人是泥見不得水！），又何必常如此問著氣人呢？如不看午夜在麵食攤上兩人共吃「一碗麵」的情意，早已「吹」了！

洗過澡的芸芸更是香噴噴，對著那面小鏡子又在塗塗抹抹。我說：「芸芸，算了，一個沒天才的小學生是會塗壞畫面的。」她氣不過卻說：「至少比妳這一位幼稚生，只會用橡皮擦（毛巾抹臉）高明得多吧！」自己就格格地笑的好得意！

我誠心說「芸芸妳還是快點，六點三十分快到了！」我知道那根竹竿戴的是精工舍名錶，六點三十分準報到不前也不後！

果然不久門鈴就響。她當然沒空就正經說：「琳琳妳去看是誰？」我當然一臉沒好氣還會是誰？開了門，我說你找誰？竹竿說我來接劉芸芸。我就高聲喊：「芸芸外找？」芸芸就高聲地說：「是健文吧（哦！好麻！），請他在客廳等一等。」她教他等，至少得半把鐘頭。我就曾爲此提出抗議：「芸芸爲什麼妳老是要人家等那麼久？」她神秘朝我一眨眼說：「易得來的東西，便不足珍貴。」我名之曰：「鬼哲學！」她總算出去了，只聽那根竹竿驚呼一聲（虛偽大於誠實）：「好漂亮！」（那種聲音就像深谷裡的陰風吹人冷冽冽地。但芸芸卻會高興一整晚。）接著又是：「琳琳！我走了，再見！」

「碰！」得一聲，空中凝結著那高跟鞋踏在石板路上的喀喀聲！他們走了，卻留給我這個靜靜的黑夜。

「嗡嗡……」連蚊子今夜也變得很嘮叨，吵得我心神不寧。我輕輕嘆了一口「虎落平陽被犬欺」的冤氣，早知今日，又何必如此地死頑固。玩就玩吧！管他張三李四，結婚時找一個老實厚重不會看女人的男人做丈夫不就得了，現在又那會在此空嘆氣。但我知道我永狠不下這個心，因爲媽是古典派，自然我得是一個古典好女人。（命苦也！）

樓梯口傳來一陣足音，是陳伯母的一我的女房東。她常要下來取開水，也會順道探頭看看我們。如遇上我們沒在讀書（我們名爲休職），她也就加入我們的閒談，她一坐下我和芸芸就相視一笑、三個女人在一齊並不變成菜市場！總是我們聽她回憶著以前她女兒，兒子的一些趣事，還常會翻上二三遍。她也够孤零、寂寞的，兒子在美國，女兒遠嫁南部，陳先生又常因公外出，自然我們就成爲她心目中的女兒，只要是吃的總少不了我們兩個。我和芸芸常爲此而感激得哽咽而說不上一句話。她給我們遊子的心板上早刻上深深痕蹟。她此刻看我獨自一人悶坐椅上關心地問：「琳琳，怎不出走走呢？現在時代是不同了，可不必太文靜。」她知道芸和男朋友出去，言下之意自然要我嗎……唉！怎的沒男朋友，什麼人都會替我焦急似地。我即刻說：「陳伯母，我等下要出去呢！」不知怎的我已下定決心今晚非到夜街上不可。

不久後，我人已投在一片燦爛閃爍螢光燈下。走著，看著，走著，看著……我漸漸地迷失了自己，以乎我已騰離四週人羣像那模特兒一樣站在橱窗內，優楞楞地望著那一對一對西裝畢挺的紳士和溫柔如花的淑女走過我的眼前隱隱地刺痛我的底眼

，我是再也快樂不起來，因我週遭太寒冷。

爲什麼我要拒絕那白哲臉龐男孩子的好感呢？他曾在一個星星繁佈的夜裡，抬著頭，憂傷地叫告訴我：「琳琳，爲什麼妳把自己放得像星兒那麼高？讓想獲得妳的人走不到，但妳卻又靜靜地在那兒並不逃避誰，妳使四週因妳的存在而有著詩意。爲什麼琳琳，妳能告訴我嗎？」只因爲那時我還年輕，因此我以後就對你開始疏遠，使得你愈來愈頹喪。你原不必如此的，據我所知很多女孩子對你欣賞，只是你不知道我更不能說。你說我從不想逃避誰，那你也許錯了？我常常躲著一個人。只是我有時自己都不承認。

那是一個很誠摯的男孩子，臉上永遠掛著一個親切的笑容，使人很易於不自主地走近他。我常常警告自己得小心個這會俘虜人的「男巫」（只有巫術才有他的魔力。），有幾次差點忘了自己的禁咒。因此我很上這個人這個笑容，我躲避他，我怕他有一天也輕易地捕捉了我，使我放掉自尊心一最薄層的自信。忘去琳琳的思想，琳琳的舊有一切。包括那在學不交男朋友的死觀念。但躲有什麼用，那個笑容一直仍在威脅我。後來連芸芸都查覺到，有一次恰巧在回家路上，我正把一天來的疲勞身軀慢慢拖回家去。不意他正好在我身後，已快步地趕到我身旁，「琳琳，（還叫得很順口，似乎在心中已呼過幾千遍。）妳也住在附近嗎？」我抬起臉恨恨地瞪他一眼，怪他不該這麼親熱，幸好行人稀少。本不想告訴他，但卻溜了口：「就在附近……。」意猶未盡，但我早已警覺快快地緊閉著嘴吧，我內心說：「我絕不是因爲那個笑容，絕不是……。」他後來問了幾個問題我就嗯嗯唔唔地敷衍過去。滿想自己還戰勝這個微笑，心裡正爲快到門口又路而高興時，他卻無限深意，臉上罩了一片肅默地注視著我：「琳琳，妳似乎是一個很難理解的女孩子！」他的莊重，令我心慌：「爲什麼？」那個笑意卻又隱上嘴角，我才後悔原不該這麼急的（那不是暴露自己。）「我只是如此猜想……再見！」他說完就走上另一條又路，飄遠了。留給我的只是被屈辱的一顆心原來他是說著好玩，琳琳，妳平時的豪氣那兒去了？怎麼任人如此地控制妳。我才發現我原是這般軟弱。

回來時芸不久也回來原來她就在我們身後。她問我：「琳琳，剛才你們兩個談什麼，怎麼妳臉色

那麼難看？」「妳剛才都看見了？」「我選看妳似乎不大願意理他呢？到底是爲什麼事？」「沒有。」「真的沒有？」「難道還會假！」爲什麼芸芸變得那樣愛管閒事。日記上我罵了自己也罵了他，就如此我氣了一整晚，很早就上床睡。害得芸芸也爲我擔了一陣子心。

自此以後，我再也不願去睬他，生像我從來就不認識他。他微笑依然在微笑，但我可以從他眼角發現一絲不易見的哀愁，那是以前永沒見過。我奇怪什麼使他神傷，但我已下定決心，不理他，雖然他再也不敢像過去那樣坦然地望著我似乎一點也不放在他眼裡。我爲我的份量而開始又慢慢地自豪起來，還是琳琳了不起，我微笑在內心。他還不是和別的男孩子一般是泥，是濁泥，污泥，爛泥……我又變得到處有笑聲，語聲……

……笑聲語聲（滿街是，）我方自驚醒、何時已來到小婦人廣告前，進去當個週末小婦人也不好。寄完車，排在人龍裡，週末人本就多，又難得有個好片，我想買票也真難，不知要排到何時。我忽然發現那個會微笑的男孩子正排在前頭不遠，一個人默默地，只是嘴角笑意依在。怎麼沒有一個女朋友？難道他也有著死觀念，我想大概是女朋友不在這兒吧？又干腳底事我管那麼多？突然他轉過頭來，我趕緊把頭轉開，我想大概不致於被他見到，人太多使人迷亂。我又轉回頭，果然他沒有發現。隊伍漸漸地推進，輪到他了，我只見他伏在售票口，一會兒人站直了把戲票拿在手上。就慢慢地走開到長龍的後頭去，似乎還不急著進場。當他到了後面去後我就沒轉頭，我深怕被他看到。輪到我前面那個人買票，我拿著錢，正準備著，忽然不知何時旁邊站了個人，「琳琳，我這兒已買了兩張，妳不必買了吧？」我一時怔在那兒。是他是這個微笑我不知接受好呢還是自己買一張？但已有人不耐了，擠過我，把我擠到售票口旁邊，後面有許多好奇眼睛正望著我們，我不知怎麼搞的，忽然整個臉都紅，心怦怦跳得好厲害，想發脾氣，又不知從何發起，忽然我衝過去拿了她的戲票，低低地說：「還不快進場，要讓人笑掉大牙嗎？」自己就急急地向入口處走過去。他在後頭緊緊跟著，我心內暗罵臭泥，污泥……但黑暗中不知何時他已握住我的手，我也忘了我的「琳琳觀念！」